

---

八日本



---

## 促序

“促序”，上网一搜，还真没有发现这个词，姑且允许我生造一个来给一本不那么正式的游记加个开头。

其实，对于如此之短的旅行，一开始并没有能说服自己为此而写一篇正式一些的游记。

心中所想，大概是觉得时间短促，因此感到惭愧且不如别人。

八天的旅行，何来的深刻感受？

若在度娘上搜索，游记一词所对应的，大多是环游世界的“事迹”或者是谁谁“无比丰富”的大学间隔年吧。

对于名家来说，如此短而急的旅行，或许根本不值得一提，若为此造文，甚至有走马观花之嫌。

但是，八天的旅行，对于自己来说，真的那么微不足道吗？

能写出自己内心的事物，无论多少，都不算是一文不值。

至少，我是以这样的心情来写出接下来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

我幻想，或者说希望着，在我字里行间里描绘的某一朵樱花，某一趟搭过的电车，或者某一张街拍的照片，能幸运地找到能与之共鸣的频率。或许那个人正坐在书桌前，对着明天要交的文稿发愁，或许那个人，正晃悠在回家的巴士，漫无目的地刷着手机屏幕。但是如果这些文字里的某一个事物能唤起哪怕只有一丝细小的感受，我想，我所写的一切都并不是那么毫无意义。

文字里的，舞动着的细小身躯的灵魂，如果能拉近字里行间与纸页外面的人一点点的距离，那么，八天的旅行，便不止于我的笔尖。

八天，日本，距离飞机起飞还有5小时。



大阪 (一)

# 第一天

在 Kuala Lumpur 上飞机之前，我特意把电脑桌表面换成了 Miku。心想者，如果能去公主大人的故乡，桌面上一定要换上大人的照片才对。当然这是后话。

真·开头：

很久很久以前，就有听说膏药国的马桶很是高级，这次真正到了发现，传言里的东西竟然是真的。至少，在接下来八天的时间里，我所见到的各个地方，不管是街边的公共厕所还是高级的酒店房间里，满是操纵按钮的马桶无处不在。（为什么我要在这个东西上花这么多文字……）

于是刚才那个奇怪的话题便是本篇游记的开头。

当然，旅途真正的起点，是在吉隆坡飞日本的飞机上。

1

1.

清晨，不知到了几点，便被舷窗里偷跑进来的阳光吵醒。

不久头脑慢慢清醒过来，用了一小会才意识到自己还在飞机上。透过玻璃往下看——视野之内已经没有了海的影子，替代的是绵延的山岭还有扁平稀疏的房子。我看了看手表，如果昨天没有上错飞机的话，那脚下的国家便应该是日本了。

触地，大阪。



根据行程规划，出机场后需要搭乘“南海电车”进入大阪市区。

南海电车的车头造型很是奇特。跟有着圆滚滚鼻尖的列车不同，车头前似乎镶着一把武士刀，似乎不费一点力气，就能把前面的空气劈开。上车后，我总觉得在哪里见过这趟列车。

对了，我在铁胆火车侠里见过它。

他的名字叫“南海忍者号”，是个操着关西腔，喜欢独来独往的忍者——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作为特急线，南海电车途中停靠的站并不是很多，但是由于此时运行的是“红色特别版机车”的缘故，列车轻停的每一站，都会有很多带着相机的铁道迷等在站台边给它拍照。很多铁道迷都是上了年纪的老爷爷，他们激动地拿着相机拍摄的样子很是可爱。





当然，还有一位铁道迷非常特别。

当时列车正经过一个路口，只见一位带着白色遮阳帽的女子倚着单车在独自路口等待列车经过，

列车开过时，她便对着呼啸而去的列车欣喜地挥手——我本想拍下这一幕情景，可是还不等我掏出相机，列车已经行驶走了很远，而那个如剧本里编排出来一样的挥手连着路口一起，已经消失在了后方的视野里。



在经过下一个路口的时候，我略带遗憾地补拍了这样一张空旷的路口。

她就是站在这样的地方，像是在路上偶遇了熟人一般，亲切地朝着这边打着招呼。

2.

趁着早晨的太阳，我并没有先去旅馆存放行李，而是去了行程里的第一个景点，大阪天守阁。

翡翠绿的瓦片，镶金的屋檐……作为一个景点，大阪天守阁能给游客带来的所有惊喜都已经被泛滥的明信片刷得一干二净。作为关西最有名的建筑，这是一个不那么让人感到意外的地方。

当我走近它时，有一种曾经挂在墙上的海报被放大了的感觉。一切都和画上所描绘的一样，漂亮而且精致。



而其间唯一有些和“完美”一词格格不入的，是承载着阁楼的那些石头。

整个天守阁已经被重建修复到了比原版更加漂亮的程度——除了那些石头。

你不能指望在石头上“二次创作”，把它们变得更加漂亮，或者实施一个“还原石头”的考古计划，去复原石头原本的样子。因为石头并没有什么“原本的面目”，石头就是石头。



那些巨石，便是真正的天守阁。

黝黑的巨石，从江户时代开始，已经听遍了人间四百年悲欢离合的故事。在它之上，漂亮而精致的阁楼一次次被重修，然后因为一些可笑的原因又一次次被焚毁。它看着人们从拿着兵戈到拿着枪炮，杀红了眼，然后愤怒地战斗到把血液都要煮沸。

我走上去摸了一块巨石，它却似乎凉得透彻。





### 3.

心斋桥是一个很热闹的地方，有着著名的 Glico 奔跑人还有酥脆的章鱼丸子。不过我对在这里踩马路或者逛商场并没有很大兴趣，所以刚才说的那两样东西是我对心斋桥地全部印象。

对啊，一个人出来，为什么要去逛步行街？

那么既然心斋桥并没有什么好说的，我们来谈谈别的东西吧——比如我在大阪住的酒店。

就是这个像烤箱一样的东西

而我就住在右边上面的那个隔间里。

旅馆分成两个部分，一边是住宿区，也就是一间间的小床位，另外的房间则是公共休息区。公共房间的功能分区很精细，有一间不大的客厅，一个洗衣房，还有一个塞满着自动贩卖机的房间。



我原本以为这个胶囊旅馆里应该会有许多背包旅客，进来之后却有些出乎意料。里面的住客大多都是四五十岁的中年男子。

我到达旅馆的时候刚好是正午时分，通常在这个时间里人们应该都在上班才对，不过此时在旅馆的客厅里却早已坐满了出来休息的人。他们躺在沙发还有凳子上，点着香烟，睡眼惺忪地看着电视。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在看里面播放的娱乐节目，因为期间有人调换了另外的频道，而其他人却依然只是默默地盯着电视的方向，没有阻止也没有异议。

---

我尝试着根据他们外貌还有神态给他们贴上标签，帮他们补完来旅馆之前发生的故事。

坐在躺椅上的一位男子时不时掏出手机，点亮屏幕看了一眼然后又关上。或许他是因公事来大阪出差，提前半天来到了这里，好在开会之前能小憩一会儿。

另外一位男子坐在角落里，默默地含着没有点燃的香烟。也许他是因为跟妻子吵架，赶出了屋子，于是带着身上仅剩的公文包来这里等着风暴过去……这些人因为各种原因，从他们的屋子里出来然后在这里落脚。他们也不互相交谈，只是坐在沙发上，看着时间慢慢过去。

这种感觉很是奇怪，就像是在参加孤僻症患者的聚会，整个房间充满了人，但是气氛却异常安静。

我没有在客厅待很久便回了我的床位，拉上帘子，倒头睡下，以弥补上因时区变化而在飞机上落下的一个小时。

#### 4.

#### 入夜

下午去拜见了东渡到日本的初中同学，我们俩在大阪漫无目的地走了很久。

他带我去看他高中的学校。我问他大阪能不能看到电视上那些穿着校服的姑娘，他说当然可以，不过要等到下午五点放学。我说你是不是因为日本女孩漂亮所以远渡大洋来求学，他笑着说“一半一半”。他请我吃从自动贩卖机里吐出来的拉面，带我去看大阪最宅的画展，然后顺便抱怨了一下他严肃的叔叔。

和人一起散步是一件很悠闲的事情，特别是当你身边有一个能谈得来的朋友的时候。从他那里回来，就已因为旅馆偏僻的原因，我需要搭电车去大阪站，然后在那里换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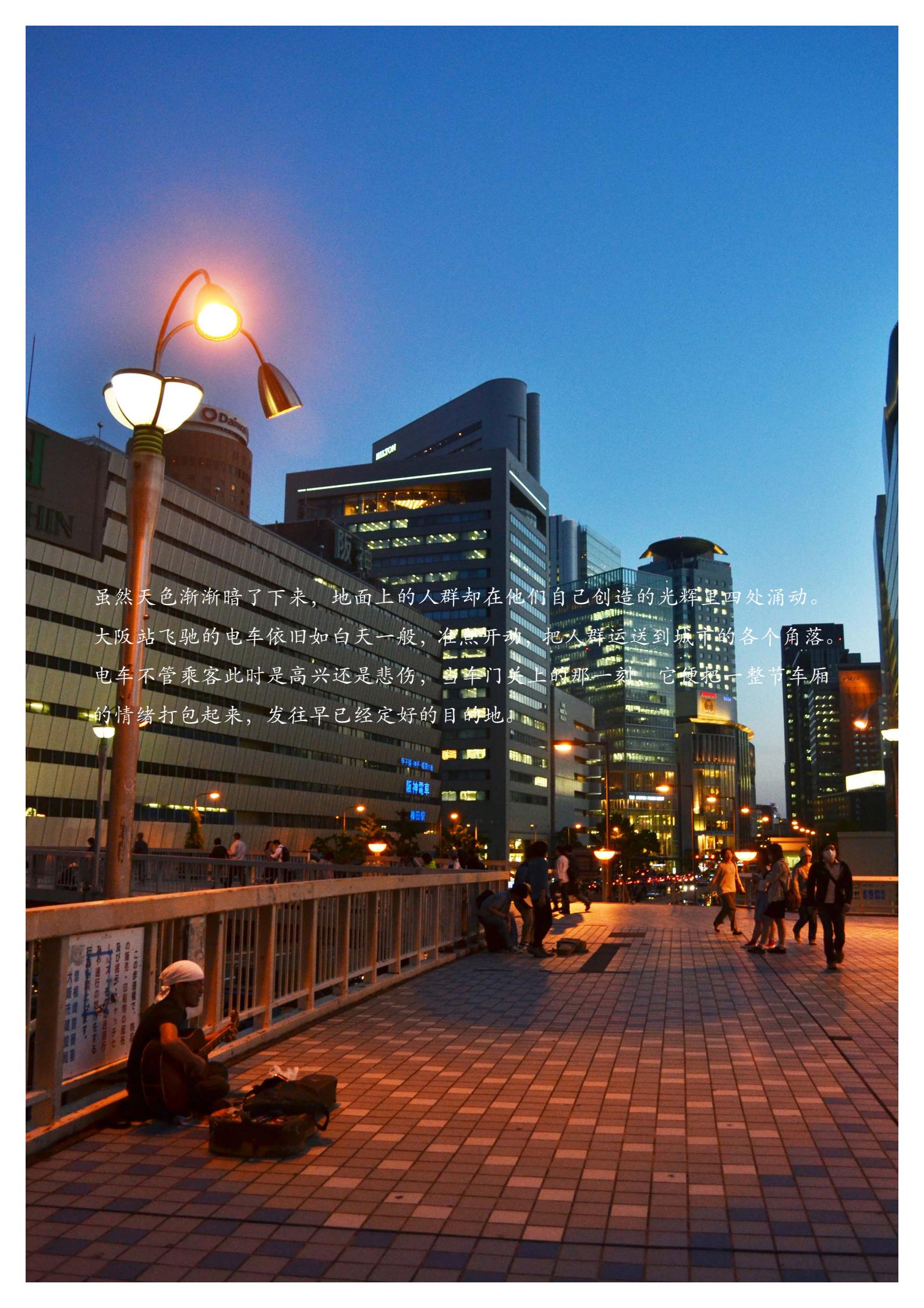
到达地铁站时，大约下午六点左右。在这个时间点上，太阳已经落到了地平线以下，但是仍有一些余晖挂在天空。由于光线被偏折的原因，此时太阳落下去那个方向的地平线，会有一层乳白色的光晕扩散开来，朝着已经入夜的另一边慢慢褪去颜色，融进黑夜里。在这个时间段里，一座城市会呈现出一天中最有韵味的样子。



于是趁着今天太阳覆灭的最后几分钟，我跑出了地铁站。

整个大阪，像是传说里在夜晚就会缓缓沉入海底的城市一样，不紧不慢地把自己裹在在深蓝的余晖里，然后迈进黑夜。





虽然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地面上的人群却在他们自己创造的光辉里四处涌动。

大阪站飞驰的电车依旧如白天一般，准时开动，把人群运送到城市的各个角落。

电车不管乘客此时是高兴还是悲伤，当车门关上的那一刻，它便把一整节车厢的情绪打包起来，发往早已经定好的目的地。



列车把商业街弥漫的兴奋带走，把住宅区沉寂的寂寥驱散。正是这种无法抗拒的运输方式，如同血液输送一般，把城市里某个角落多余的情绪带走，给那些地方的人以喘息的时间。

## 5.

来大阪之前，有人跟我说，大阪是一个很特别的城市，你不知道是什么吸引了你，但是你会愈发地喜欢这个城市，为她着迷。但他当时没有给我解释这之间原因，只是说“你去了就会知道”。

今天在这座城市游荡的一整天里，我一直都有留意，想去寻找那些具体的迷人之处。那个所谓“不知为何着迷”的感觉，是来自于天守阁下沉淀在泥土瓦砾之间的故事，还是来自于弥漫在心斋桥嘈杂人群里的活力？我不是怎么清楚。不过后来，我找到了一句话，它告诉我不要枉费心思去为这种暧昧的感觉寻找一个具体的答案。

“Love is not about thinking, it's about feeling...”





# 京都 (一)

---

## 第二天

1.

匆匆告别了大阪，我搭上了开往京都的列车。

可能由于早晨起得太早的缘故，我在大阪开往京都的电车上睡着了，等我醒来的时候，列车已经在京都站里停了很久。我匆忙提起大大小小的背包，跟叫醒我的女士道过谢后，便下了车。

第一次听说京都，是在“けいおん”里。里面让我过目不忘的镜头便是平泽唯指着京都塔说——“大萝卜”。于是在我印象里，京都便是一个“有着大萝卜”的城市。顺路提一句，这次来京都的另外一个目的，便是去“けいおん”的圣地巡礼。

出了站，白色的京都塔便立马出现在眼前。红白相间的塔顶，还有圆滚的塔身，那个瓷器一般的京都塔就直直地矗立在马路对面的房子上。

我依着地图找到了需要搭乘的公交，然后上了车。巴士车并不是很大，所以我也没有把背包卸下，而是硬生生地挤进了一个靠窗的位子。前方的座位上坐了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奶奶，她看我坐上座位后对我笑了笑——我不知道她是在像我问好，还是觉得我像插头一样把自己卡进座位有些好笑。

事实证明她是想跟我搭讪。

什么鬼？

我不喜欢带着箱子去旅行，于是就索性买了个箱子那么大的背包背着。这次旅行我一共背了两个包，一个普通的背包挂在胸前，另外那个可以装下一个冰箱的大背包背在身后。那位老奶奶可能出来买菜无聊，看我背这么多东西，便觉得我应该是来京都的游客，于是想找我说说话打发时间。

她问我是不是从韩国来的，我说不是，我说我是中国人。然后她笑了笑，夸赞我日语很好。这让我满心欢喜，觉得学校的日语课没有白学。尴尬的是，在这之后老奶奶说的东西我就再也听不懂了。之后我除了一个劲的说“抱歉”，没能让对话再继续下去。回旅馆后我查了一下，原来她最后是想说“我要下车了”。现在想起来，因为我一直说抱歉的缘故，似乎让她错过了站——真的是很抱歉啊！

试想如果她把问题的顺序倒过来，先问我听不懂的问题，也许她也就不不会夸我日语很好了，我也不会之后因为听不懂一直说“抱歉”而耽误她下车（笑）。



2.

京都是一个精致得过分的城市

她可以满足一个人对于日本文化的所有幻想。她有着安逸的民宿街道，杂乱无章的电线杆，隐藏在巷子里的酒屋，还有在山石间若影若现的神庙。

我似乎听谁说过这样一句话：“每一步就像是走在电影里”。把这句话放在京都再贴切不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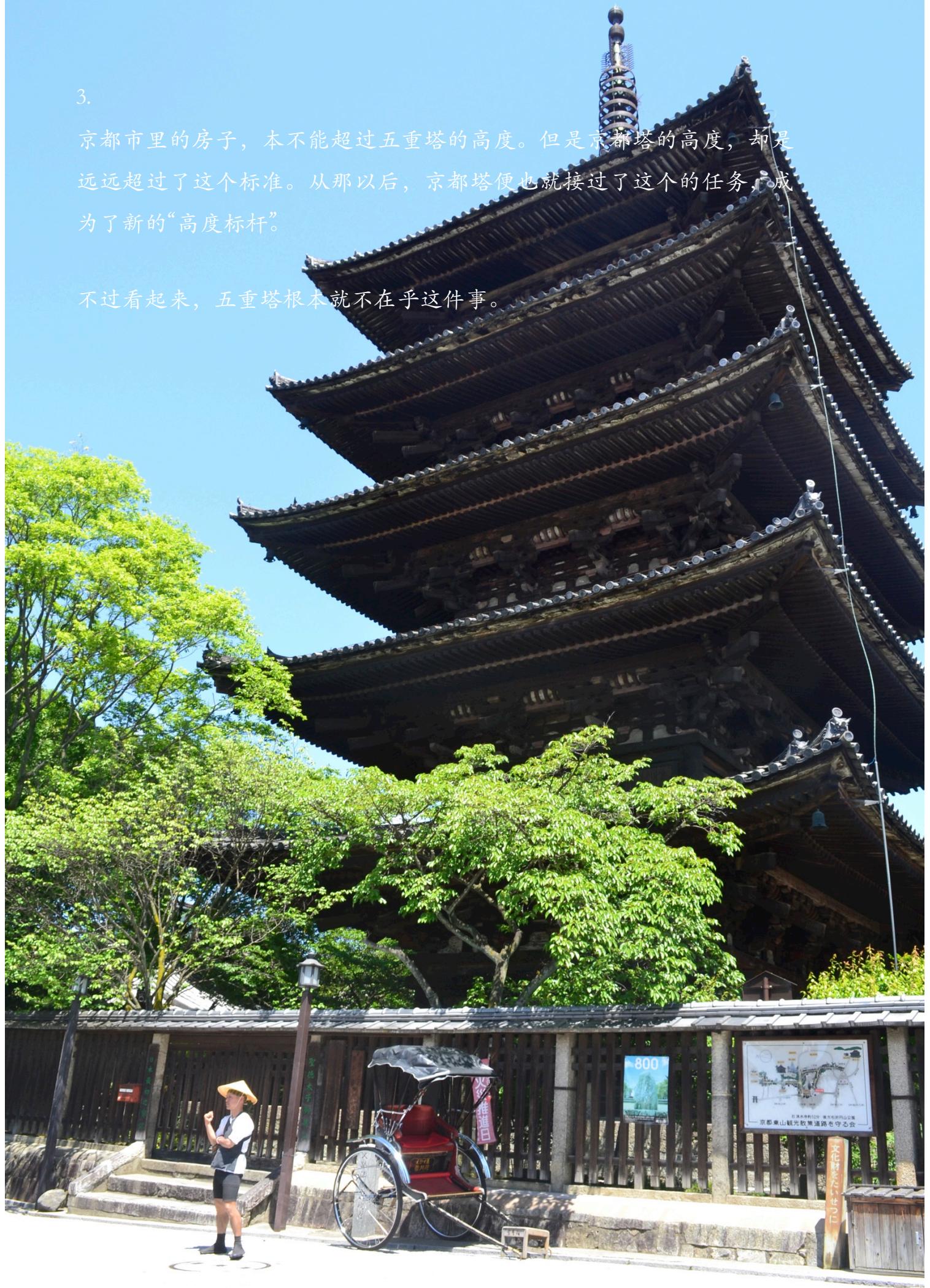
街道上，时不时会有穿着和服的少女。她们像是时光隧道里掉落出来的幻影，在昭和年代的时空里拉扯出一条条缝隙。缝隙里面装着的是早已远去的朝代。



3.

京都市里的房子，本不能超过五重塔的高度。但是京都塔的高度，却是远远超过了这个标准。从那以后，京都塔便也就接过了这个的任务，成为了新的“高度标杆”。

不过看起来，五重塔根本就不在乎这件事。





4.

京都的第一站，便是清水寺。

清水寺坐落在京都旁的音羽山上，隐在半山腰间。寺庙里游人众多，香火旺盛。前来求签的男女，双手合十，紧闭双眼。他们许愿完后然后点燃一串香脂，小心翼翼地把它插入香炉，希望自己的愿望能随着香火传到天界。或许今天是个吉日，寺庙里满是前来求签烧香的人。从山脚下往上望去，便会看见一股青烟从山里生了起来。

如此繁盛的香火，不知是否会打扰到神明大人们的休息。

寺庙里也有很多像我一样只是走马观花的旅客。走走停停，看到一处上好的景色便立马掏出自拍杆冲上前去，生怕错过了什么美景。

清水寺是个赏樱的好地方，可惜时值盛夏，已无樱可赏，心里不免有些遗憾。大多游人可能也觉得如此，便也没有久留，匆匆留影之后便随着大流离去。人群一直在朝着一个方向流动着，不过在旁边山间的小道上，人流像是撞到了什么东西，从中分开。

走近了，便发现支开人流的是一个拿着画板的老人。

他用纤细的画笔，勾勒着远方静坐着的清水寺大殿，一笔一划，就如一针一线，在画板上丝毫没有马虎。

过往的游客没有因为老人的画板而减慢前行的速度，不过中间有些人人心生好奇，便停下来拿起相机咔嚓一拍，然后便继续向前，以免被同伴拉下。我没有同伴要追（哭），于是在老人身后找了个空地落脚，看他慢慢给画布上色。





跟我一起看老人画画的，还有一位小女孩。她站在老人旁边，扯着妈妈的衣角不让她走。

老人停下，似乎是要换画笔。

这时他注意到了身旁的小女孩，然后便乐呵呵地向她问好。接着他便俯下身去，把手伸进背包，像是在掏着什么东西。老人摸出了一张明信片大小的画纸，然后递给女孩。小女孩满心欢喜地接过卡片，把它抱在胸口，然后躲到了妈妈的身后去。她的妈妈走上前向老人道谢，然后便牵着女孩慢慢走远了。

我说，我也在旁边看呢，您能不能也给我一张？

5.

从音羽山上望去，整个京都市净收眼底。你可以看见城市一直铺开到远方的山脉，然后被森林吞没。

而城市里，真的没有一座房屋超过了京都塔的高度。



## 6.

下午的任务，便是去伏见稻荷大社，去那个神明居住的地方。

我之前并不知道，那个立满红色“牌坊”的地方，就在京都。住进旅店后翻看旅游宣传手册时才发现，原来时常在壁纸上看到的地方，就在京都旁不远的山林里。我草草收拾了一下行李，拿起相机便上路了。

在去伏见稻荷大社的路上，我遇到了一个铁路口——我不知道已经多少次在电影里看到过这样的铁路口。





我记得有个叫千昭的少女在这样的地方说过“我在未来等你”

我记得有一辆 AE86 在这样的路口为了一个不会等它女孩而停下

我记得有一棵樱花树在这里抖落下以每秒五厘米的速度飘落的花瓣

“每一步就像是走在电影里”



##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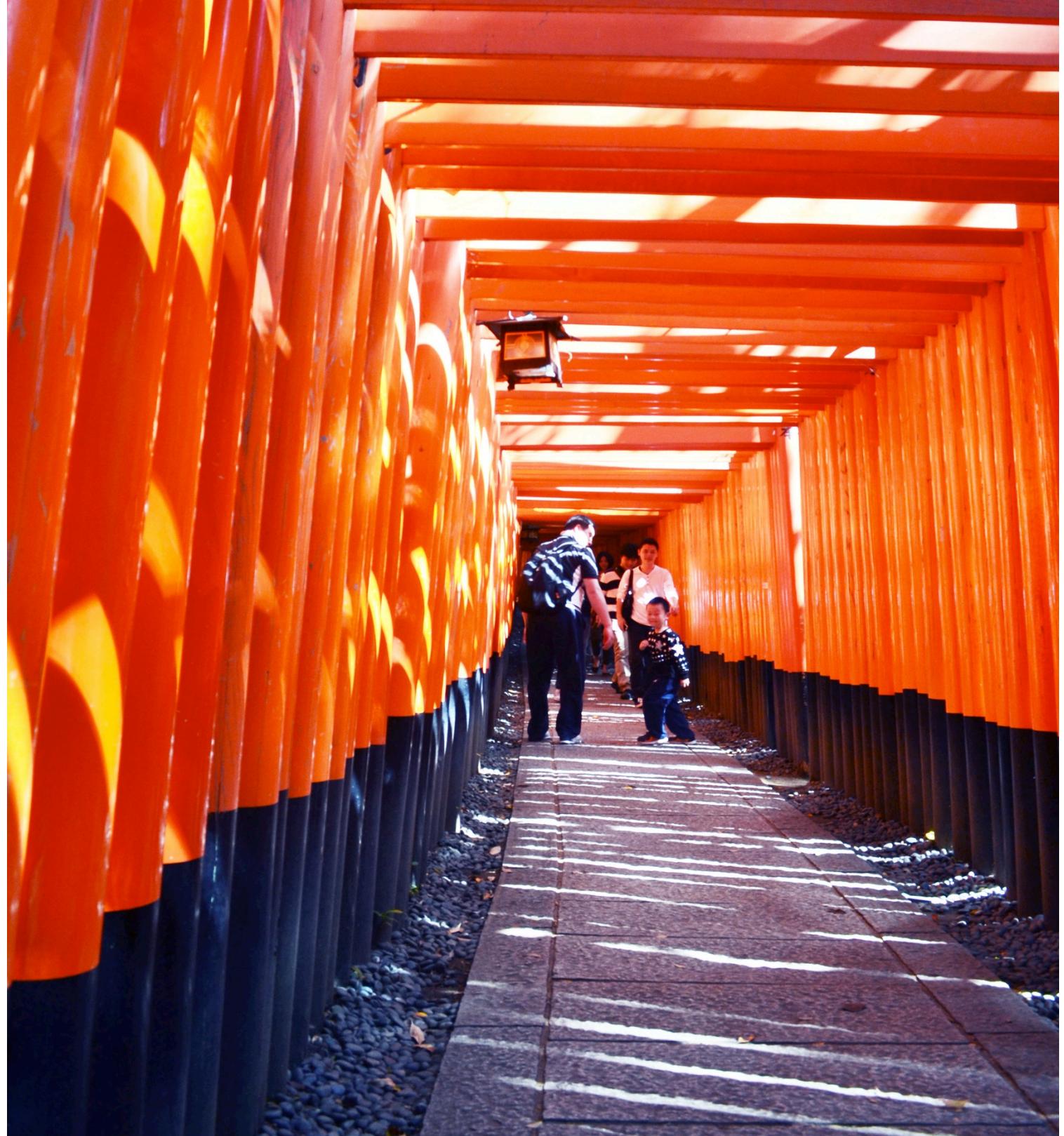
我一直把那庙宇的门称作的“牌坊”，直到有一天被同学听了嘲笑后才纠正过来。他们告诉我这个叫“鸟居”。作为庙宇的门，它的存在便是为了标明神和人之间的界限。跨进去，便是踏入了神的领地。

每一座鸟居，都是一个时间的纪念点。它们被凡人立在这里，祈求神明的祝福能通过这些大门，从天界传达到人间。

为

成百上千的鸟居紧密地排列到一起，它们从山脚开始，一直蔓延到山的深处，延伸到神明的宫殿里。

有时，会有身着和服的女士在通红的甬道里行走着。她们踏着轻盈的步伐，跟随着先生的脚步，慢慢消失在光影里。





##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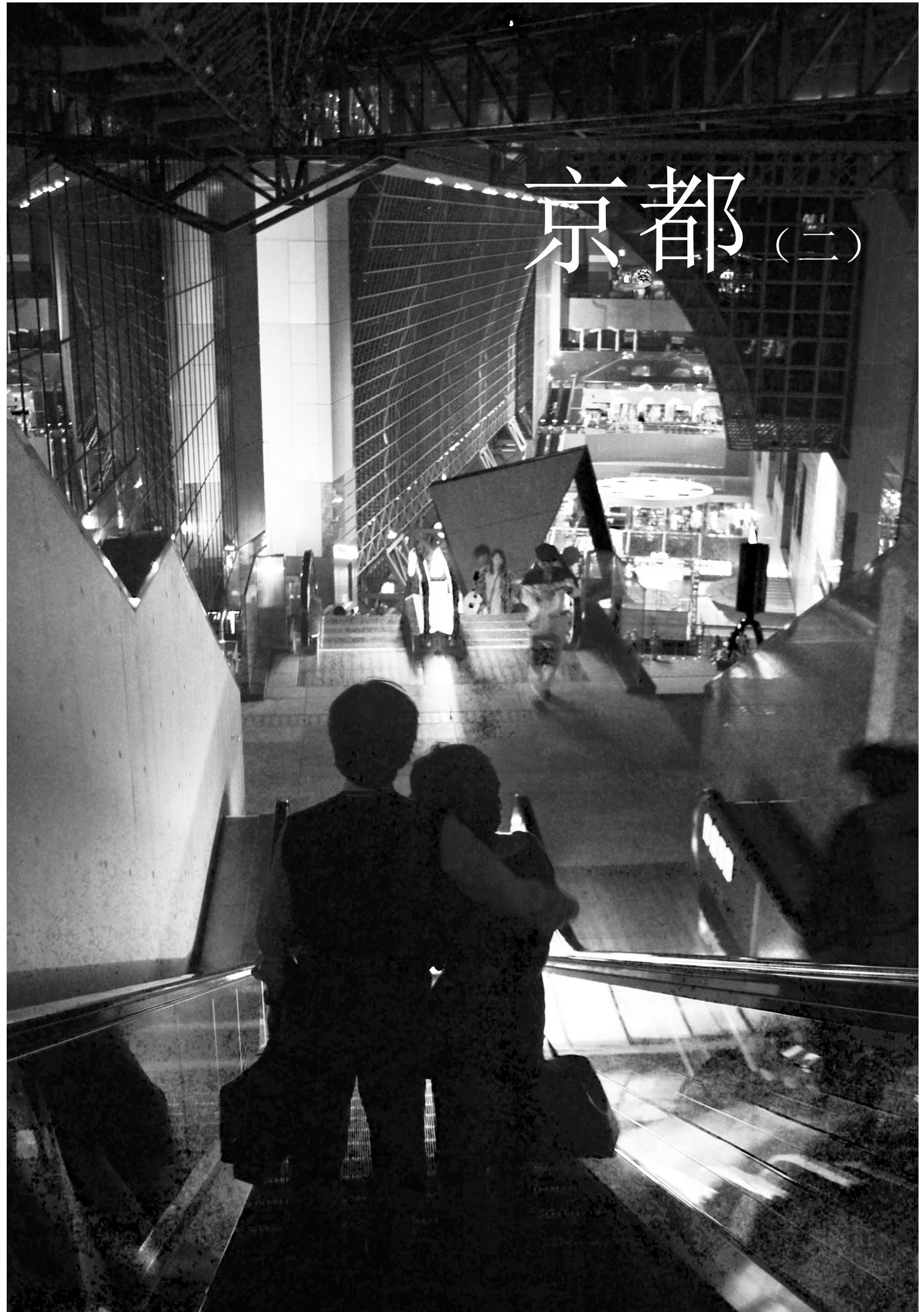
回到旅馆时，已经是夜晚。旅馆里，大多数的背包客还没有回来，我便索性去了不远的鸭川逛逛。

到了后才发现，原来鸭川是情侣们晚上幽会的地方。

一对对的少男少女在鸭川旁边坐下，细细说着甜蜜或者忧伤的故事。鸭川的涓涓河水不知听了多少甜言蜜语，却也不脸红，只是不紧不慢地向下游流去。

我一个人在这里，总觉得有些尴尬，稍稍转悠了一下便扭头回旅馆睡觉去了。

# 京都(二)



# 第三天

1.

因为没有设置闹钟的缘故，起来时就已经是正午。而按照原定的计划，今天应该先去金阁寺转转。

说到计划，直到昨天我才发现，为了旅行而制订计划，在很多人看来是一件很奇特的事情。我在飞日本的航班上碰到了一个英国小哥，他说他碰巧在环球旅行，而日本是他的下一站。

他说他准备在日本待上一个月左右。我问他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有没有什么要去的地方，他笑了笑说不知道，他说他喜欢每到一个地方后慢慢探索那里有什么有趣的。他告诉我自己连未来几天的旅馆都还没有预定，因为他不知道之后会在哪个城市待得更久一点。

跟那个小哥相似的，是一个与我在京都住在同一所旅馆的女生。她是 SMU 的学生，趁着放假的时间一个人来到日本旅行。“既然是自己旅行，何必把每天要去的地方规定好，否则，那样的旅行和旅行社组织的旅游又有什么区别呢？”她这样告诉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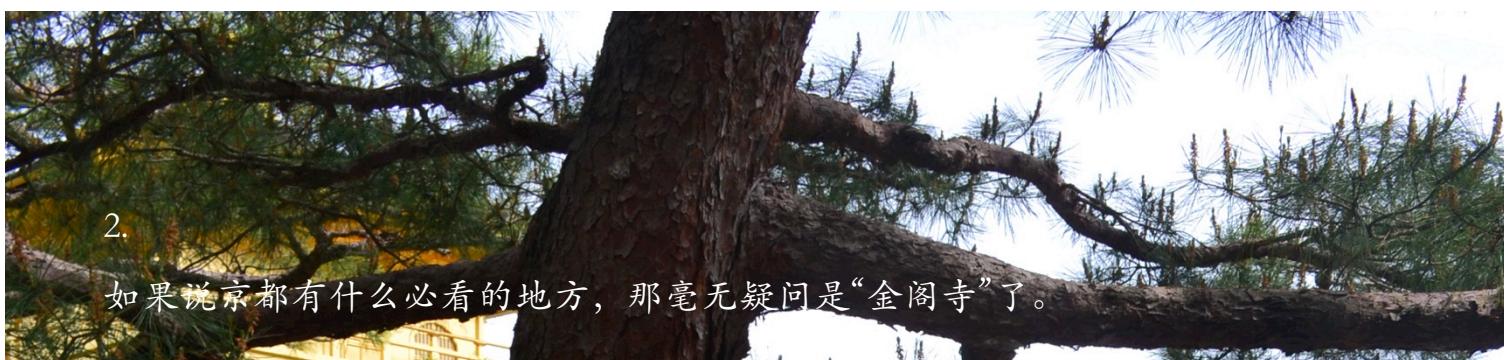
我不知道他们说的是否是正确的，我也不知道自己这样制定详细的计划，高效的旅行是否会更有意义。

或许这样提前制定计划是为了“旅行”而旅行，是为了证明自己到过一个名胜古迹而旅行。我生怕错过了某个景点，于是便在旅途开始之前就做好了准备，制定了详细的计划，甚至于把公交线路还有地图都找好。我觉得这样做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旅行时间，好去更多的地方。

或许他们是对的，这样做并没有为了自己而旅行，只是在按照别人留下来的“优秀剧本”，重复地演绎他们的故事。

(ps: 不就旅个游么？老扯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干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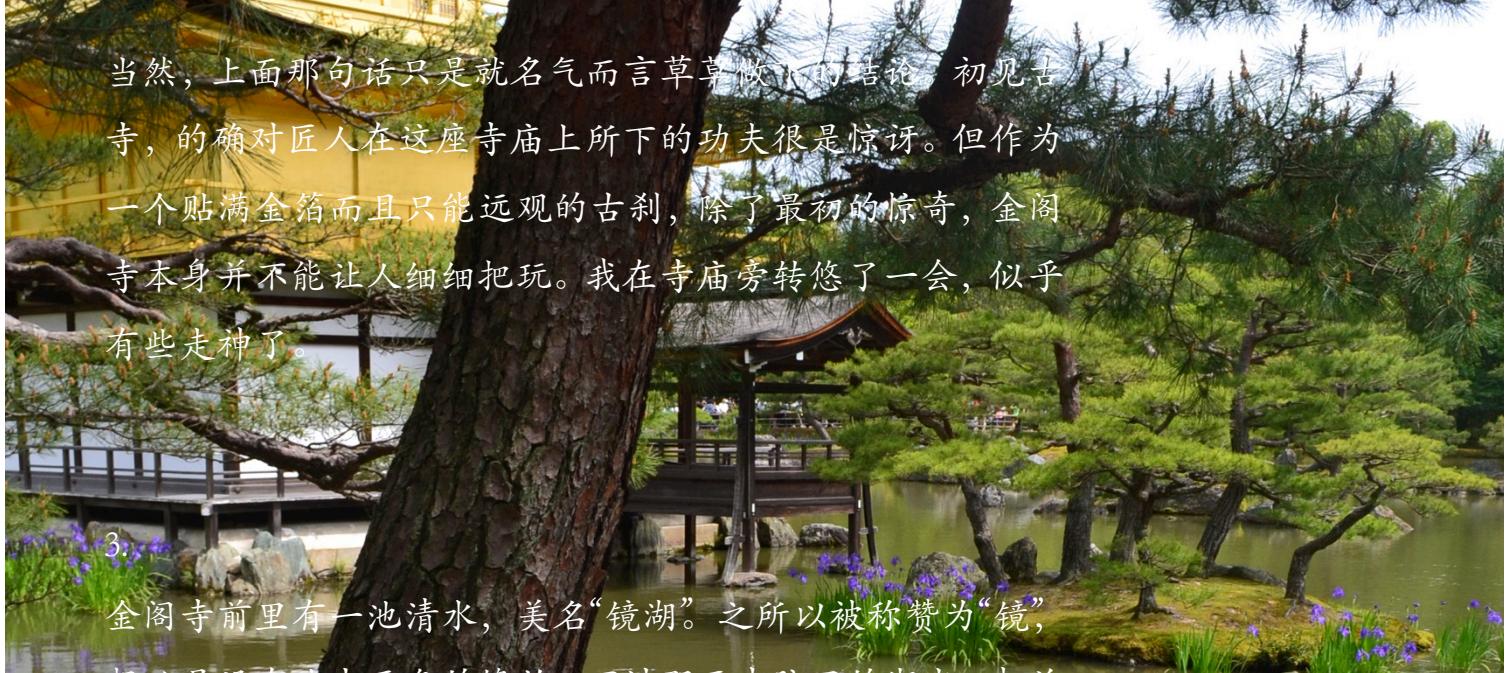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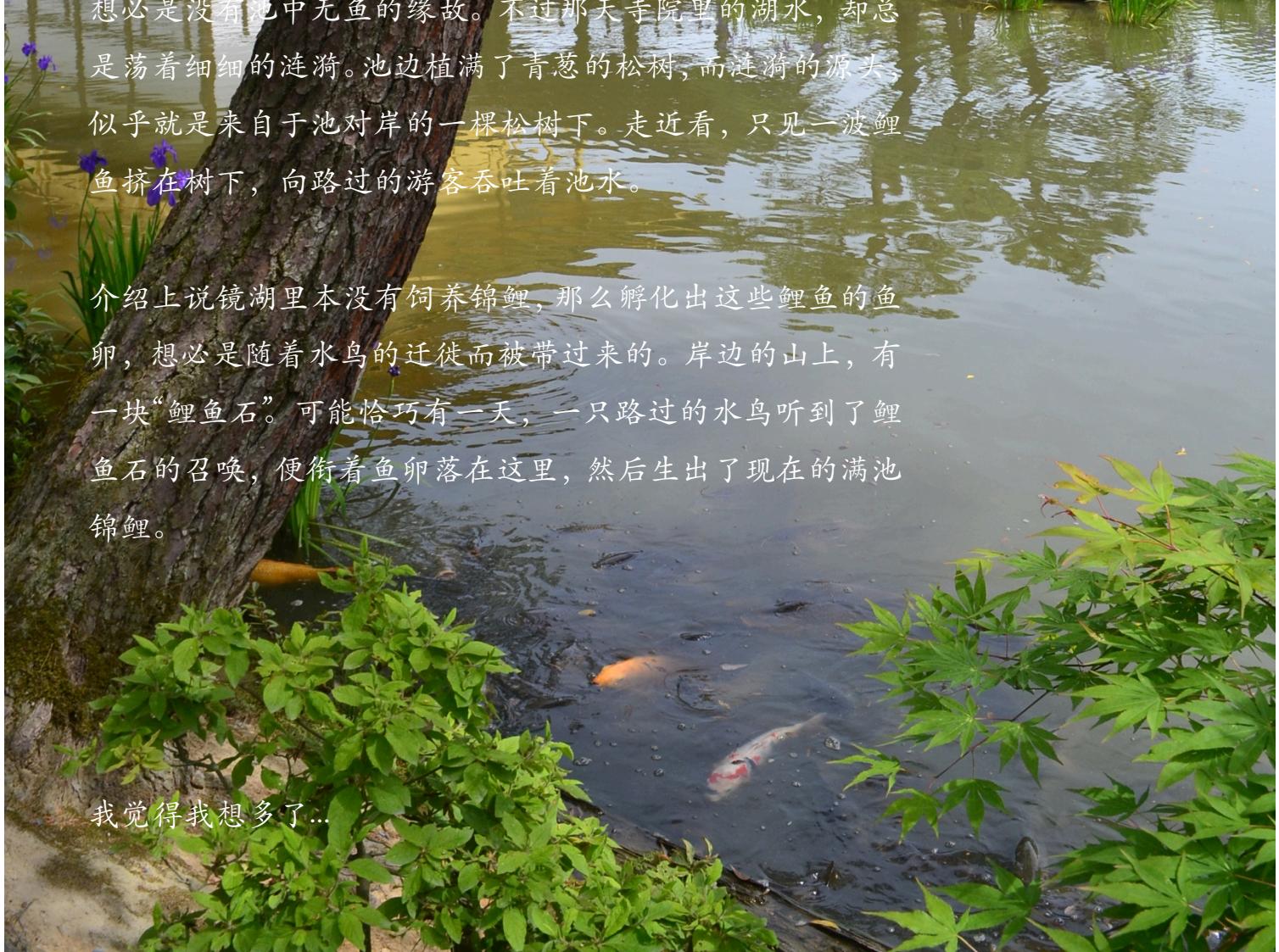
如果说京都有什么必看的地方，那毫无疑问是“金阁寺”了。

当然，上面那句话只是就名气而言草草做下的结论。初见古寺，的确对匠人在这座寺庙上所下的功夫很是惊讶。但作为一个贴满金箔而且只能远观的古刹，除了最初的惊奇，金阁寺本身并不能让人细细把玩。我在寺庙旁转悠了一会，似乎有些走神了。



3.

金阁寺前里有一池清水，美名“镜湖”。之所以被誉为“镜”，想必是没有池中无鱼的缘故。不过那天寺院里的湖水，却总是荡着细细的涟漪。池边植满了青葱的松树，而涟漪的源头，似乎就是来自于池对岸的一棵松树下。走近看，只见一波鲤鱼挤在树下，向路过的游客吞吐着池水。



介绍上说镜湖里本没有饲养锦鲤，那么孵化出这些鲤鱼的鱼卵，想必是随着水鸟的迁徙而被带过来的。岸边的山上，有一块“鲤鱼石”。可能恰巧有一天，一只路过的水鸟听到了鲤鱼石的召唤，便衔着鱼卵落在这里，然后生出了现在的满池锦鲤。

我觉得我想多了... “



[图]

3.

独自旅行的人，比我之前认为的要多很多。



当时我<sub>庄</sub>在车站等着巴士，身边便坐着那位小哥。<sub>荷</sub>是因为他看到了我拿着中文的旅游地图，便主动上前来跟我说话。他说他已经来到日本一个星期了，很是喜欢这个有着盛唐遗风的国度。他告诉我他无比热爱旅行，每每工作三四个月便要出来一趟，下一个地方刚好就要一翻，我听到后心里不免有些纳闷，在想哪有这样能随便请假旅游的工作；本想问个究竟，但觉得这是私事便也没有开口。



他问我接下来会去哪，我说我明天准备启程前往东京。他说真巧，他正好也要去东京，想去富士山看看，然后问我跟不跟他一起去富士山。我原本没有计划要去富士山，便回复他说“有时间就去吧”。



后来因为时间上的原因我并没有能去成富士山，他跟我说没关系。几天后，他在富士山拍的照片发给了我。他到了富士山脚下的一座小镇里，不知是箱根还是什么别的地方。照片里似乎是清晨，而他站在一座天桥上，马路的尽头便是白雪皑皑的富士山。我很喜欢那个镜头，不过因为照片不是由我所拍，我没能在这里把它帖出来。

4.

作为一个旅游城市，京都有着无比发达的巴士交通网络，以至于我一直没有机会体验京都的电车。在翻阅旅行手册的时候，我注意到地图的边缘有一个不起眼的景点，上面印着“嵐電嵯峨駅”。景点的旁边印着一个电车一样的标志，而标明着列车路线黑白相间的线条，蜿蜒地已经被画到了地图外面。

可能是被延伸到地图外的列车路线吸引，我放弃了下午去二条城的计划，转而搭上了去嵯峨駅的巴士。我不知道那里有什么，但是在去程的路上，却有一种要见认识已久，却素未谋面的笔友的期待。这种期待和计划要去二条城的期待不同，对于二条城，我已经在网络上了解到了足够多的信息。我知道我要去那个京都著名的将军府拍什么，知道它们大概长的什么样，知道它们大概在哪个位置，并且以哪种路线游览能够拍到足够多的著名景观。我已经在脑海里把我的行程像彩排一样过了一遍，只剩下亲身去实现一次，然后顺路装满相机的储存卡，好证明我真的去过那里。但是，对于嵯峨駅，我不知道那里有什么，我甚至不知道当我赶到那里时，还有没有班车可以坐。

不过当我看到那像是曾经接过千寻的电车缓缓进站的时候，我知道我的选择是对的。

“阿姨你手机好抢眼！”



“它从树林深处缓缓开来  
叮当的声音顺着铁轨，轻轻拍打着土地

列车挺稳  
带着白手套的列车员取下帽子  
向月台上的乘客们问好

你递上单程的车票  
扶扶眼镜  
然后提着空空的行李袋上了车

它过来把还没有接触到人间混沌孩子接走  
带回树林深处去  
带回神隐的宫殿里去...”

5.

列车出站后不久，便驶入丛林深处。

回过神来时，列车已经开进了一个幽静的山谷里。叮叮当当的铁轨声，拍打在附近的山上，然后又被弹回谷壑间的溪流里。

等列车再驶过一个隧道后，便穿越了山林，来到了开阔的乡间田野里。





6.

到站，下车。

因为我没有钱买回程的车票，就被列车丢在了这里 Orz。列车慢慢驶回山林，不久，连哐当声都听不到了。

车站旁啥也没有，不过远处好像有条小河。走近看，原来是从山谷里流出来的那条。原本在山谷里疾驶的水流，进入了开阔的平地，便也放慢下来。河岸边有开着面包车前来野营的人们。白色的小轿车开到小河边，哥哥和弟弟从刚刚停稳的车上跑下来，袜子还没脱完便一脚踏进水里。妈妈在后边追着喊着，爸爸不紧不慢地打开后备箱，搬下椅子还有食物，慢慢地赶过去。

“说不定菊次郎他们还在这个河堤上扯过天谈过地呢”——看到水流平缓的小河，我不知为什么脑子里突然冒出了这样一个想法。

我找了个满是小黄花的地方，想学着北野武拍拍文艺的相片。结果除了被野草刮破了腿，啥也没拍到。

小黄花太少了。



7.

正烦着如何才能回城里去，一辆列车从山间的隧道里飞奔出来，疾驶而过。

我隐隐约约看到车厢上印了两个大大的 JR 二字，心想着有救了，然后便沿着铁轨尾随列车走去。有时铁轨被铁丝网挡住，我便只好远远的绕开，心里估算着铁轨的方向，转而走到有路的小镇里去。幸运的是，我在在太阳下山之前，就在铁轨旁找到了一个电车站。

乘上车后大约坐了十分钟，电车便开回了我手上旅游手册的地图区域。看看时间，刚好下午五点左右。我不知道现在去二条城会不会太晚，但心想着明天就要离开京都，于是便在中途下了车，想去二条城碰碰运气。



但是最终，二条城还是因为我傲慢地临时变更了计划，拒绝了我。

“没事，我在门口拍张照，证明一下来过就好了。”



8.

回到鸭川旁的酒店，已经是傍晚。此时的天空又变成前天大阪夜晚那样的蓝色。

拿起相机，对着马上就要燃尽的一抹晚霞，“咔嚓”

じや さよなら



9.

京都还没说完呢！



我晚上跑去市中心，想去拍拍京都塔的夜景。结果除了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情侣，什么也没拍到。

从京都站出来的时候，正巧碰到了吴桐舔着抹茶冰淇淋带着他一家人在散步。

这才是晚上最大的收获吧～



# 东京都



# 第四天

1.

这天的开头不是很好。

早晨，我在公共休息室吃早饭时，睡在我隔壁的小哥告诉我，他在非洲工作的地方打仗了。一枚炮弹在他办公室旁边爆炸，在墙上炸出了个大窟窿。

我刚刚认识他不到两天，前一天夜里，他跟我在天台聊着对于日本这个有趣国家的看法。他很同意我对日本马桶的偏见，觉得它们应用了过多不必要的高科技。他说他很佩服日本的秩序井然。但是他似乎不太喜欢日本人过于独立的性格，因为每次坐上电车都看到人们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机，少有人互相交谈。

早晨我见到他时，他一个人在餐桌前吃着早饭。我问他今天准备去哪里玩，他摇摇头，然后把他手机递给我，里面播放着他同事透过窗子向外拍摄的录像。视频里，一辆坦克在楼下开火，把远处的一栋房子轰成了碎片。有人从废墟里的烟尘里走出来，然后被拿着枪不知是士兵还是匪徒的人打死在路边。

因为战事爆发的原因，他需要提前结束在日本的旅行，赶回他的城市去。我问他在非洲做什么工作的，他说他在当地做志愿者。

因为需要赶上午的电车，我没能继续和他谈下去。临走时，我祝他好运，他祝我在东京能有一个愉快的旅程。

他说“Have a nice trip”时，笑得比我灿烂。

2.

虽然说今天的目标就是赶到东京，但是我并不打算直接搭乘新干线奔到那去。我需要先绕道去滋贺县做一次圣地巡礼。

接下来的几页，便全是关于圣地巡礼的纪录，于是我把它们剔出来放到了一个单独的章节里，方便客官们过去。



3.

从京都到东京，搭乘新干线不过两小时的路程。

新干线在关东的土地上飞奔着，虽然列车的时速并没有国内高铁那样疯狂，窗外的房屋也没有更快的消失，但是手机上的定位显示，每一分钟我都在地图上画出了肉眼可见的位移。当然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中国是个何等巨大的国家。

我设好闹钟，估算着列车接近富士山的时间，然后倒在行李上睡过去。

当我醒来时，窗外已不是平平缓缓的山丘，只剩下一个巨浪般的身影，从云层里踱步而出。

因为列车旁一直有紧密的输电杆，我便只好趁着列车经过两座铁杆的间隙，拍下几张富士山的照片。



从第一眼看到她出现，到富士山被列车近处的丘陵遮挡住，期间大约只有五分钟长短。你还没有来得及向她打招呼，她就走了。



就像是你在月台遇到了看到了一个喜欢很久的姑娘，她刚刚转过侧脸望向你，此时却来了一辆进站的列车，匆匆上下的人把你的视线切断。你努力保持在自己站的位置，不想让人群把自己冲走。但是等旅客们散开，你望向她的方向，那边却没有人在等你。





“她美她的，你看你的”，大概就是这样的感觉了吧。

#### 4.

东京旅店的位置就在天空树的旁边。可惜因为窗子的朝向，从房间里看不到那座灯火绚丽的高塔。

我早早睡下，望着什么也没有的天花板，开始胡思乱想。

我在想，身边这座墙的后面，有一座彻夜不眠的尖塔在千叶地区肆意挥霍着她的姿色和美貌。她把腰间的彩灯点亮，伸展着原本就很修长纤细的躯干。时不时她还会看看身边的房子，看看那些四四方方的办公楼——这让那些假装正经的小子们羞红了脸。



# 东京（一）

# 第五天

1.

浅草寺是一个看人的地方。

作为东京最古老的寺庙，这里自然成了游人必去的东京景点之一。络绎不绝的有人还有香客，挤满了原本不大的院落。

虽然古寺坐落于的东京市内，但是祠堂里的肃静的气氛，却丝毫没有被外面的喧嚣打破。一跨进庙内，耳边便只有低吟的祈祷和诵经——佛祖面前，容不得凡俗之气。

我满怀期待的跑去大名鼎鼎的“仲见世”，结果商铺里除了随处可见的日本竹筷，没有什么让人觉得新奇有趣的玩意。不过临走的时候，或许是金阁寺清水寺加上稻荷大社的神明联合起来保佑了我，在这里我终于看到了那些身着校服的姑娘。



金龍山



松下電器

英

仲見世

仲見世

浅草

浅草

ASA

KUS



2.

在我看来，皇居之于东京，就像中央公园之于纽约，他们都是一座超级城市里唯一能寻得片刻悠闲的地方。不过跟中央公园相比，皇居多了一份刻意而为的严肃。

皇居的严肃，就像故宫太和门前的那份庄严一样，都是来自于被故意设计成的尺寸巨大的景观。从皇居旁的马路走到它的大门，需要跨过一条巨大的护城河。进入皇居的领地后要再走上百米，才能靠近石砌的城墙。之后便是真正的禁区，不准游人继续前行。

因为是天皇陛下的居所，皇居不许让人进入参观。于是我就在宽到难以置信的马路和停车场上到处乱走～

不知道为啥，我一直觉得从这个角度看过去，那边的城市就像是纽约一样。

哈，只是这么一说，我也不知道纽约长啥样 \_(:3)Z)\_





皇居附近却来了许多身着校服的中学生。他们排着队列，有说有笑地走着。之后有老师一样的人物出现，把学生们聚集起来，然后找到一处能以皇居城墙作为背景地好位置，为他们拍摄集体照。

我找了个角度，然后在卫兵地注视下偷偷拍摄那些前来拍照的学生们。

3.

“晚上要去看塔。”

这句话放在不同的地方，会让人想到不同的地点。如果放在伦敦，人们会不知道你要去的是大本钟还是伦敦桥；放在北京城里，或许你会被的士司机直接带到老北京电视台去；放在新加坡，人们会告诉你来错了地方，那两座孪生塔坐落在北方的吉隆坡市；如果是放在陈塘关，那就要先去拜见李天王了。

不过在东京，似乎只有一座塔可以看。



在赤羽桥站下车，走过一条街便可以看到东京塔从楼群后面冒出来。通红的塔身，像是一个做工精细的塑料玩具。

再往前走，便会看到一条蜿蜒向上的小径，路旁的基岩上盖满了葱郁的爬山虎。

作为东京的地标，我原先估计着东京塔应该是一个热门的景点。不出意外的话，塔下应该停满了等待游客的旅游大巴。不过到了后却欣喜地发现没有想象中的那般拥挤。售票大厅里只有一小撮散客，三三两两，有说有笑。

4.

天还没有完全暗下来，这意味着东京塔  
事可干，我走到外面的空地，找了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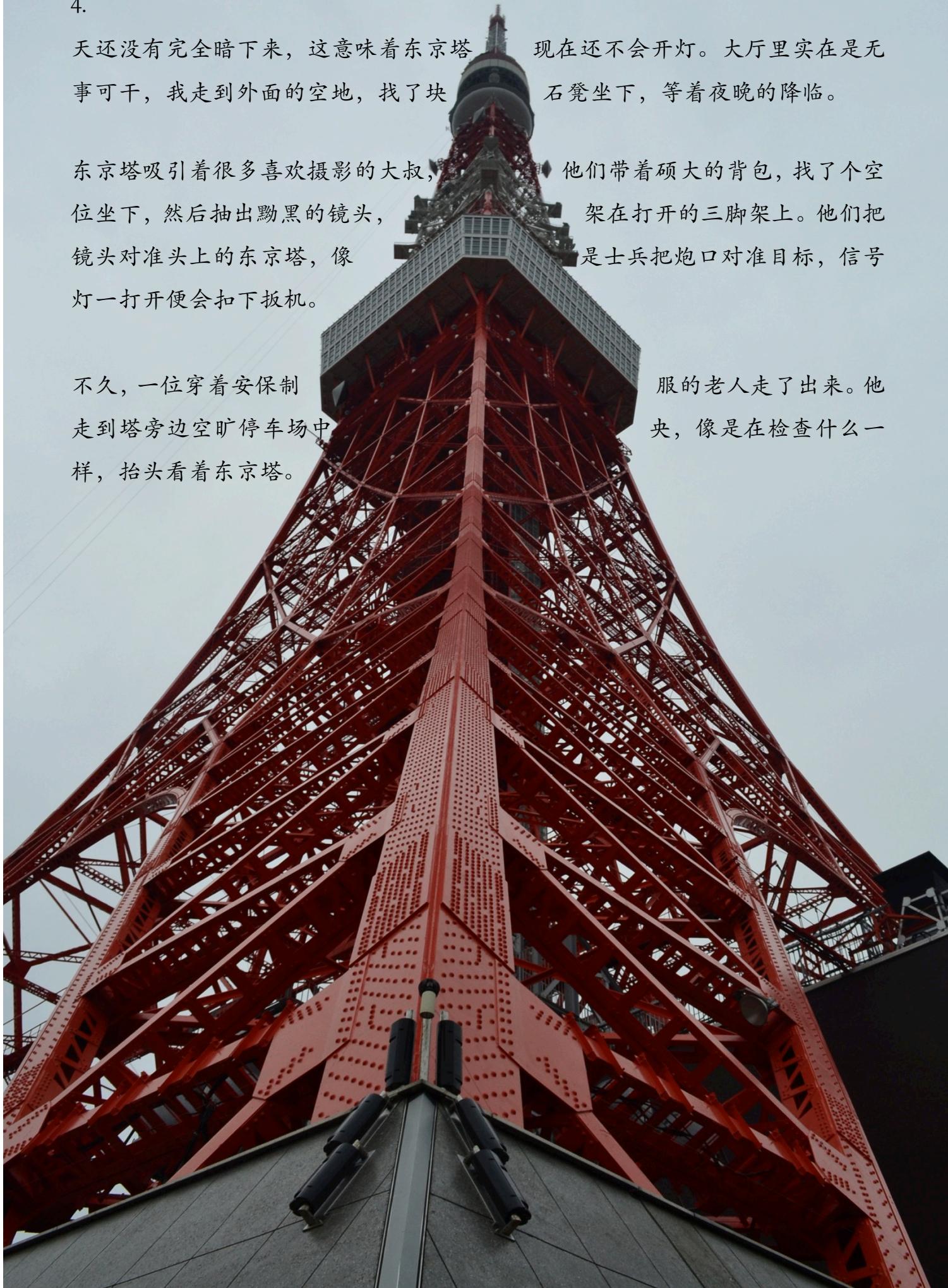
现在还不会开灯。大厅里实在是无  
石凳坐下，等着夜晚的降临。

东京塔吸引着很多喜欢摄影的大叔，  
位坐下，然后抽出黝黑的镜头，  
镜头对准头上的东京塔，像  
灯一打开便会扣下扳机。

他们带着硕大的背包，找了个空  
架在打开的三脚架上。他们把  
是士兵把炮口对准目标，信号

不久，一位穿着安保制  
走到塔旁边空旷停车场中  
样，抬头看着东京塔。

服的老人走了出来。他  
央，像是在检查什么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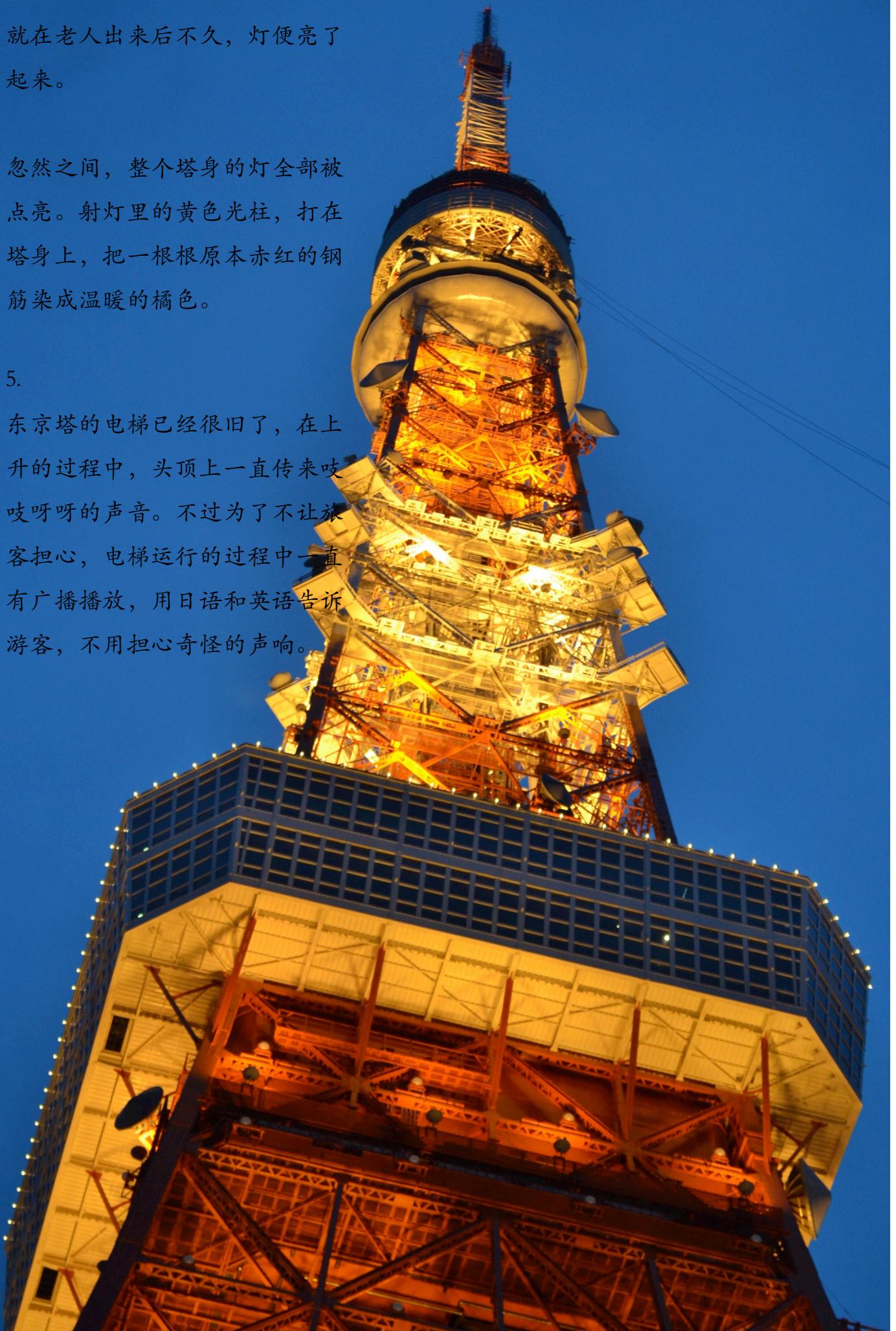


就在老人出来后不久，灯便亮了起来。

忽然之间，整个塔身的灯全部被点亮。射灯里的黄色光柱，打在塔身上，把一根根原本赤红的钢筋染成温暖的橘色。

5.

东京塔的电梯已经很旧了，在上升的过程中，头顶上一直传来吱吱呀呀的声音。不过为了不让旅客担心，电梯运行的过程中一直有广播播放，用日语和英语告诉游客，不用担心奇怪的声响。



上到观景平台，却发现最美的景色不在塔上。

东京最美的夜景，本应该是这座塔，但是身在东京塔里面，却拍不到他的样子。

透过玻璃窗向外望去，只有灯火通明的办公楼群。那些闪着霓虹灯的建筑物，一直扩散到远方的烟尘里。因为看不到地平线的缘故，整座城市就像一座孤岛，热闹非凡却又与世隔绝。

“我们拥有一切，我们一无所有”

这么伤感干嘛？远处不是有秋叶原么？（笑）



6.

从东京塔上下来，天已经完全变暗了，  
它褪去海军蓝，转而变成了深黑色。  
离开了铁塔，我终于重新看到了全东  
京最漂亮的夜景。

在漆黑的幕布里，东京塔把自己镶在  
没有人的舞台上，任凭灯光照射着自  
己。20世纪中叶，他就屹立在这里，  
但是现在铁塔旁边的建筑，没有一座  
是他的那个时代留下来的，如此一来，  
自然也就没有人能够听懂他说的故  
事。

じや タワーさん おやすみ



---

# 东京 (二)

---

# 第六天

1.

初到东京已有一天，除了路途上的惊喜，东京还顺带打包送了我些杂七杂八的感受。

-电车好挤

-大家都穿着西装革履迈着大步子好严肃

-碰巧又在下雨

-然后我发现我把一件 Raffles Rag & Flag 的 T 恤落在京都了

-每个旅游景点都是挤不开的游客

最大的收获是今天感冒了。

“啊嚏！”

2.

下午趁着酥酥的小雨，我觉得可以去新宿御苑走一遭——说的就像要去劫生辰纲一样。

刚到御苑，雨便停了下来。就像电影里一样，御苑的入口有标识明确写着“禁止酒精”的字样。我猜新海诚可能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个牌子，才想加入雪野小姐喝啤酒的那一幕吧。

雨虽然停了，但依然有灰色的烟雾在新宿上空缭绕，它像是在那里等着什么人，踱着小步子不愿离开。御苑里的小径都用碎石铺成，由于沁透了雨水，踩上去像是踩到了刚被海浪冲刷过的沙滩上。遇到地势低洼的地方，便会留下满是水渍的脚印。

听上去可能有点趣，但一路走来，是真是可怜了我的鞋子。



“鳴神の  
少しとよみて  
さし曇り  
雨も降らんか  
君を留めん”





我特意把让相机使用偏绿的滤镜，好让照片更接近于“言叶之庭”画面的颜色。

“sceneryporn”

好像有个词专门形容这样的景色。

不久，我便找到了秋月和雪野第一次相遇的小亭子。可能由于今天的阴雨天气把御苑的气氛营造得像电影里一样，亭子里已经有几位前来“采风”的人。加上我自己，这个本不大的亭子里挤了四个人。



因为四个都是爷们所以没啥话说，也不可能就趁着美景这么互相含情脉脉地看着对方，于是各自找好位置拍照去了。



不知道是谁留了一把雨伞在这里。黑色的长伞靠在石凳上，像是故意待在那里等人把它拾起来，好还给它的主人，同时促成一段佳缘。

因为又有“影迷”陆陆续续前来，我没有在孤亭久留，转而去御苑别的地方闲逛。在池塘的一个小湾里，我找到了他们最后一次在御苑见面的地方。我记得当时电影里下了很大的雨，两人都没有带伞。突然出现的大雨把他们俩淋了个透，于是只好去雪野的公寓里换衣服。

此时，天空中的乌云又开始聚集起来，雷声也更近了。虽说是在圣地巡礼，但是我不想去体验一把淋雨的场景，即便那样可以让我加深对于电影情感的理解。我撑起雨伞，准备搭乘电车回千叶的旅馆。

“行かないで、行かないで そう言うよ”

---

3.

为了驱走身上的感冒，我向店家要了楼顶浴场的钥匙。

虽说是青年旅社，但是他们家却提供了上好的独立浴场，里面有大得可以煮人的木质浴盆供人使用。浴室设在楼顶，从窗户外望去，隐隐约约可以看见在夕阳里冒着金烟的富士山。

可能因为水太热的缘故，我差点把自己泡晕在盆子 O.O

4.

住青年旅馆有很多好处，除了便宜，更吸引人的一点是你能在这里遇到各种或有趣，或因为奇怪理由前来旅游的人。

之前在大阪住的胶囊旅馆，算是半个青年旅舍。里面游客人数比较少，大多是来出差的大叔，或者是无家可归的老人。然后到了京都，所住的旅馆是个样板式的，中规中矩的青年旅舍。里面住的多是年轻的背包客，他们有的在享受间隔年，有的，比如那个 SMU 的女生，只是趁着假期出来游玩一阵。而在东京住的这间青旅，里面住的人除了奇葩，我想不到第二个词语。

有把旅馆当成自己海外的家的中年女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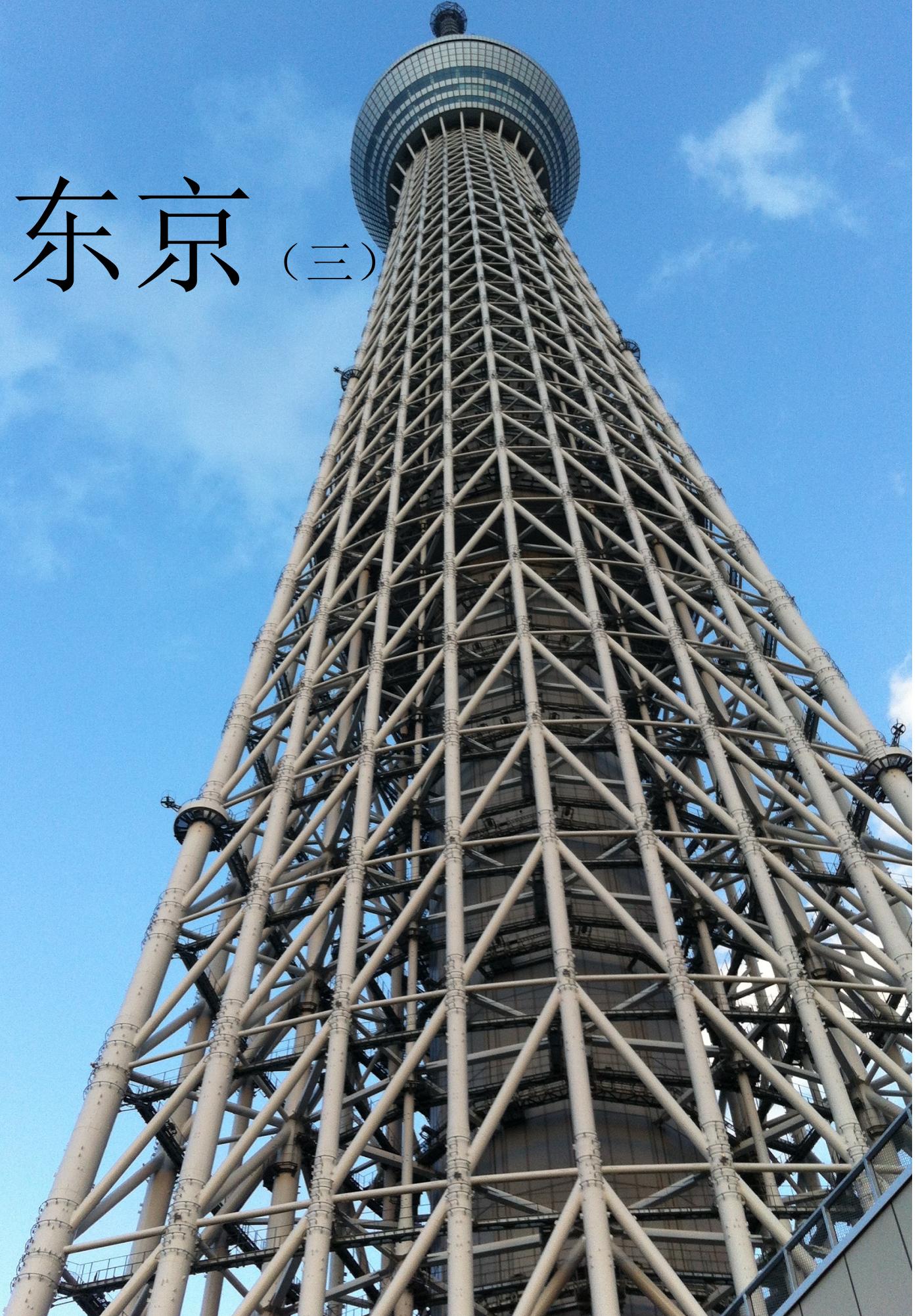
有携家带口出来的正直父亲。（我不能理解为什么要带着家人住青年旅馆）

还有不想回家的东京本地青年。

而那位女士却总是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好像我不应该出现在专属的于她的客厅里。

喂，我好歹也是付了钱的唉，大姐。

东京 (三)



# 最后一天

1.

上午好不容易起了个早床。期间，我用了一个小时去战胜闹钟。

其实，最后的这一天，我并没有计划要去什么地方。只是想着，如果只是漫无目的地在东京搭上一天巴士到处转转也是件不错的事情。最后的一天，如果可以，我想慢慢地把它过完，好给旅行册的结尾上挂一个写着“完成”的木牌。所以虽然起床后才早上八点，但也只是缓缓坐电梯下楼买了盒牛奶，再缓缓地回到房间里。

被子旁边就躺着地图。趁着早晨尚还新鲜的阳光，我草草翻了一下。

“新宿，涉谷，银座……”这些地铁站的名字早已变得很熟悉，前几天的旅行的记忆，在略过地铁站的名字时便无序的浮现起来。新宿公园的宁静，涉谷的热闹，银座的繁华，都历历在目。接着，往地图的下方看去，忽然瞟见“台场”这个名字。

“台场”，是之前有计划要去的地点之一，但是由于感冒而中途放弃了。在我印象里，台场是一个看东京港景色的好地方，而且似乎 Big Sight 大展馆也在那里。于是没多想，便决定上路了。

就这样匆匆决定了下来，今天的目的地是台场。

至于台场到底有什么好玩的，引用环球旅行的小哥那句话——“慢慢探索”就知道了。

在去往台场的地铁上，我翻阅了随身携带的旅游攻略。书上写着，台场是东京电视台的所在地，而且旁边的一座商城里还有一个一比一的高达 RX-78 模型。

一比一的高达？或许，这个尺寸已经早已超越了景物手办的定义。作为一个不怎么收藏高达机型的人来说，RX-78 到底有多经典，我真是不怎么清楚。但是想到能看到真正的高达，还真的有点小激动！至于东京电视台，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数码宝贝第一部的结尾，与究极吸血魔兽战斗时候的背景，应该就是这个地方吧！那个经典的大球，在我第一眼看到它时，就一直觉它的造型不可思议。

于是，原本空白的最后一天，似乎也变得有些小意思起来。





## 2.

去台场的路上，天气突然变得很差。

昨天下雨时，我还期盼着乌云不要飘走才好，以免妨碍我的“言叶之庭”圣地巡礼。但是现在，我只希望乌云能早点散去，不然到了台场看东京湾，便是“山市”一般的景色。

当然，其实当时心情并没有非常糟糕。第一是因为在浅草站吃到了一个及其美味的芒果面包，第二是因为，我的对面正好坐着一群外出游玩的中学女生。她们都统一扎着双马尾，用轻柔的口吻说着日文。

忽然，前一节车厢有一个坐在婴儿车的小男孩嚷嚷着叫了一声他的妈妈，身前的几位女生便互相看看，悄悄地对对方说“かわいい”，然后眯着眼睛笑了笑。

そうですね かわいです



### 3.

到了台场，无奈天气依然不是很好，便想着先去看看高达的模型，但是考虑到它的尺寸，这里应该说是“机体”才对。于是在几座过街天桥上上下下走了有许久，终于到了叫做“Driver plaza”的商城，也就是机体摆放着的地方。然而之后我绕着整栋大楼走了一圈，也没有发现半点高达的影子。无奈之下走进去问了下工作人员，才知道原来那个高达机体近期被搬走维修了——真是有些遗憾啊！

出师不利。

没有办法，只能继续上路，前往去富士电视台看看。

富士电视台的外墙可能是由于长期没有清洗，表面已经有些发黑，加上原本糟糕的天气，富士电视台的样子并不理想，原本金色的打球此时却泛着“黑光”……怎么说呢，实在不怎么好看。台场海边有个小得可怜的而且脏兮兮的“自由女神像”，脏脏的球加上脏脏的雕像——挺配的！

---

4.

其实，我之后还去了正在举办农博会的 the Big Sight……

考虑到就要结尾了，作为一篇游记，我觉得不应该添加太多负面情绪进去，特别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游记应该多点好玩的事情对不？所以其实 Big Sight 很好玩，即便没有 Comic Show 你一定要去啊！お願いします！

之后，由于昨天的感冒后遗症一直没脱去，身体昏昏沉沉地，于是就索性坐地铁回旅馆睡觉去了。

真的在旅行途中回旅馆睡觉去了。

5.

手机的闹钟把我在被子里蹂躏了许久，之后终于鼓起勇气起来把它按掉，心里也松了一口气。窗外，一抹玉米黄透过窗帘渗透进了房间……

雨停了。

我推开纱窗向西边望去，半边的天空已经被涂得金黄，云朵被强风吹着，追随太阳的脚步离去，而整个南千住区便顿时清晰了起来。

抓起外套和背包，我匆忙跑下楼。我知道，我现在一定要去的地方只有一个——天空树。

放弃了缓慢安静的巴士，我趁着最后的夕阳，向天空树跑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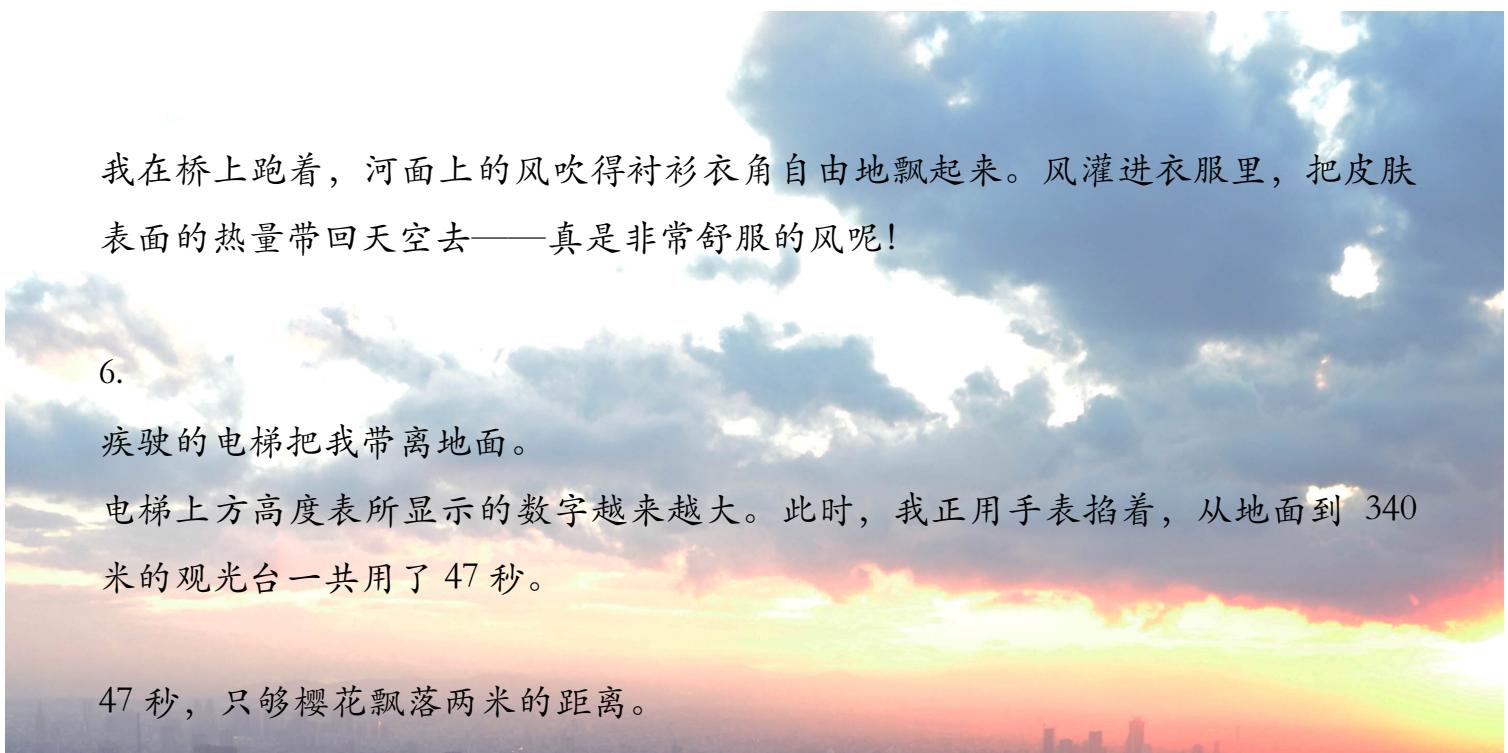


人们说，最后的时光总是最美好的。我不知道是这种情绪在影响着我，还是景色原本就有这么美。此时雨后的天空，一大团的云墙已经被吹到了新宿方向去了，只剩下头顶上几多稀稀疏疏的白云，从天空树旁边滑过。而西边富士山的方向，夕阳透过流水般的云彩，直直地打在千叶区，打在天空树的半身上，把地面映照得成金黄色。

从旅馆到天空树有一个街区的距离，期间需要跨过一条不宽的小河。我闯着红灯一路小跑，不久便来到了横跨小河的桥上。

起风了。

望着疾走的云彩和愈发明朗的天空，心里突然想到了新海诚一本有关东京的画集，它的名字叫“无尽的魅力”。新海诚笔下纯净得要扩散出画板的天空，大概就是竭尽全力，想要描绘现在天空的样子吧。



我在桥上跑着，河面上的风吹得衬衫衣角自由地飘起来。风灌进衣服里，把皮肤表面的热量带回天空去——真是非常舒服的风呢！

6.

疾驶的电梯把我带离地面。

电梯上方高度表所显示的数字越来越大。此时，我正用手表掐着，从地面到 340 米的观光台一共用了 47 秒。

47 秒，只够樱花飘落两米的距离。

与东京铁塔的玻璃电梯不同，天空树的电梯是全封闭的，并且故意把内饰漆成了最为神秘的颜色，黑色。这样的涂色，大概是设计师能为旅人所能奉献上的，最好的观前准备了。

黑色的幕布拉开，眼前，豁然开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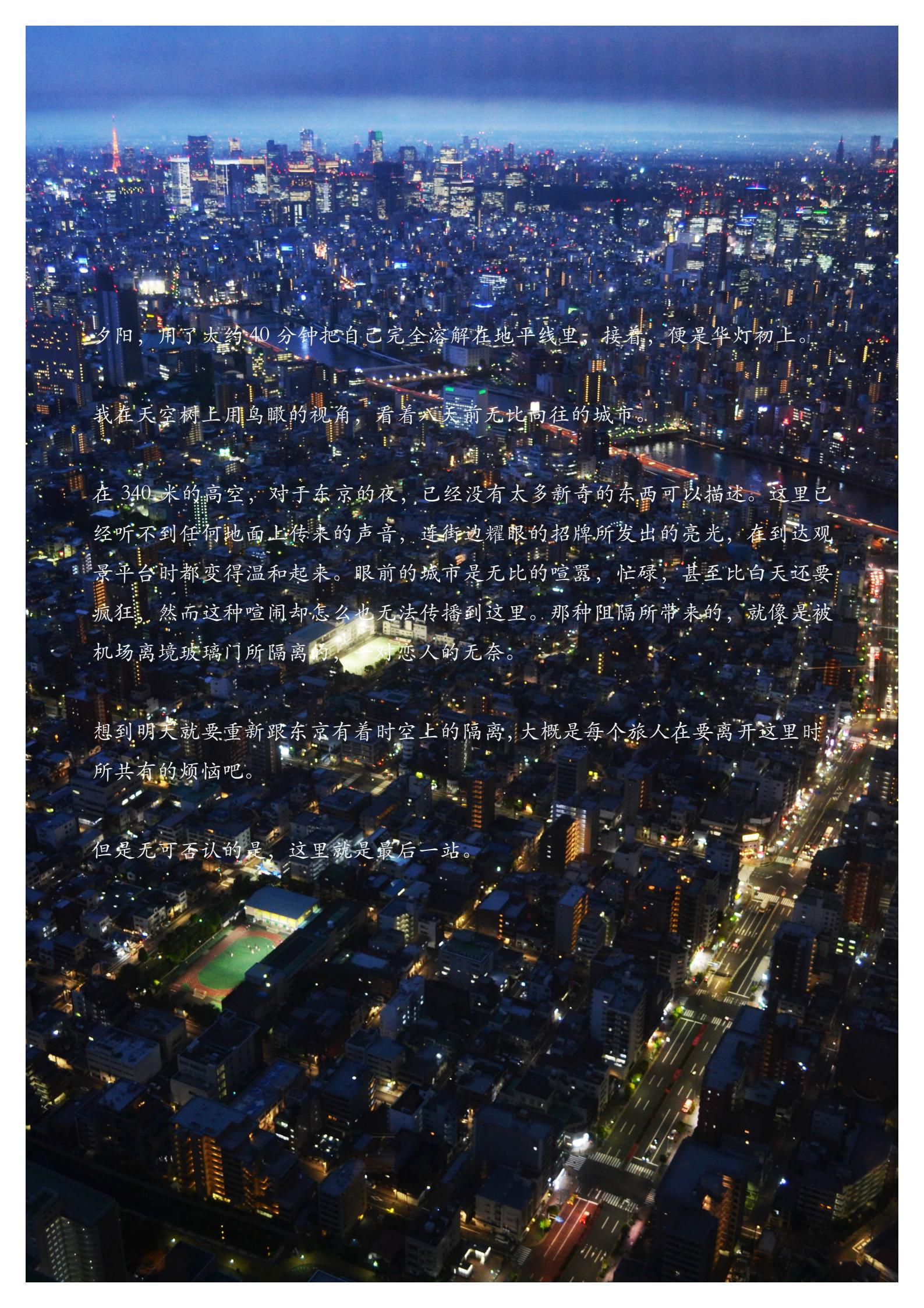
东京的天空，现在并不是万里无云的那种干净，但确实像古井水一般澄澈，漂亮。天空中浮着的云朵，背着天空树影子的方向远去。他们如坚强而又勇敢的军团，步伐坚定。而脚下，是已经变成小方块的建筑。方块间散落着的纤细的街道，在夕阳下泛着亮光。

远方，东京塔的轮廓，在愈发稀疏的水雾里慢慢显露出来。

身边满是虐待相机的游人，他们拿着手机相机还有大炮，绕着整个观光台拍了又拍，生怕浪费了每一秒。他们透着相机屏幕，也就是那些红绿蓝像素通道，观察着夕阳的坠落。

对我来说，这与从电视机里看到东西是没什么两样的。

或许他们认为，能用镜头捕捉到的，能用芯片储存起来的，才是能保存最永久的，殊不知，我们的双眼还有头脑，才是我们所能拥有的最为精密的记录仪器。



夕阳，用了大约 40 分钟把自己完全溶解在地平线里，接着，便是华灯初上。

我在天空树上用鸟瞰的视角，看着八天前无比向往的城市。

在 340 米的高空，对于东京的夜，已经没有太多新奇的东西可以描述。这里已经听不到任何地面上传来的声音，连街边耀眼的招牌所发出的亮光，在到达观景平台时都变得温和起来。眼前的城市是无比的喧嚣，忙碌，甚至比白天还要疯狂。然而这种喧闹却怎么也无法传播到这里。那种阻隔所带来的，就像是被机场离境玻璃门所隔离的，一对恋人的无奈。

想到明天就要重新跟东京有着时空上的隔离，大概是每个旅人在要离开这里时所共有的烦恼吧。

但是无可否认的是，这里就是最后一站。



远处，一拨新的乌云已经开始聚集，慢慢吞没整个都市。就像离别时泪水模糊了视线，脚下的城市，在依依不舍却又无可奈何的境地里，变得越来越模糊。天空把东京最美的样子毫无保留的展现给你，给你惊鸿一瞥，然后便吝啬的立马把它收回自己的面纱里。仿佛在说，无论如何，你永远也不可能拥有，甚至片刻拥有这座城市。

人们说，好的旅行就像梦幻一样，给人惊喜，却又给人以不真实。旅行的终点，又让这个地方重回神秘。回到房间，七天的旅行已经被压缩成一瞬，存在脑海的一个角落里，若不仔细回想，旅程的细节，便马上被大脑丢失。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冲洗着东京的每一寸。

日本旅程已经结束，但是脚下的列车并没有停止，它缓缓地，哼着哐啷哐啷声，继续驶向远方——它的下一站将会停在哪里？

熟睡前最后的记忆，便是雨下得大了。





---

*The End*